



又

長公居塞上僕入山相去不啻縣寓程使君尚未還
縣未得長公報書傳聞司馬論海上功長公進秩自
長公視此若固有之顧起家萬戶位極人臣亦吾黨
之休也今歲深入黃山謝客斷酒將有事著述頃之
目青踰月竟不能構一辭時而偃卧時而漫游迄今
始識山林樂地耳四方之志夢寐不萌蓋庶幾乎真
隱也獨與二三弱弟商確壯游俟長公長驅大漠收
破虜功幸得載之後車縱觀羽獵命酒行炙與部中

樂之國士稱觴胡雛奏伎酒酣授簡髣髴子虛他日
內之歸橐藏之故山固古昔之所夸詞人之盛節也
明年婚嫁畢惟長公可否之山居惟烟霞木石無以
託千里心一札八行願置懷袖

又

疏草次第將成當就正于元老本兵而後從事華翁
折柬謹封還諸將殿者大半先入按章所留則皆腹
背毛耳葉鱗陳伯樸似已推陸此中未得其詳願查
明相報故人萬使君以星術占足下願謂甲乙將或

不利乙之歲宜謹備之僕願足下不廢戒心一以飲
食男女為要乃若成敗利鈍則付之天使君又言其
年僕亦有悔蒞事非僕任也得脫鞴便颺去安能作
飛鳥依人如督府轉而之他近則谷司馬遠則吳中
丞可以當此公等念之

又

舍弟此行徒以數年契濶期公一面於百里間僕直
以信宿為期不欲其久且遠也吾嘗道義骨肉何嫌
何疑第世俗多營營不知有皦然蠲蛻者且人情訛

訛羣猜易乘第亟遣歸勿令人知踪跡為幸

又

材官還報已定錢塘嚴瀨之期日幾幾望之何濡滯也驛書中復聞督趣之命竊疑將取道而南耶林生至得聞海上程期無任慰藉孤一病六載跬步不出戶庭比來病脾病肝其于外也則為腹疾為足瘍為咯血春來與張嵒峽公期于西滄王元美期于東婁則皆不果往者長公自南而北乃今又復自北而南此天贊孤庶幾假我一把臂于舊游之國耳計期則

前茅此時就道踰月下澣可抵武林孤當帥二仲以七月二十一日發舟倘秋水生計日可達如河流不利即改而從陸不難有懷欲陳嗣當面盡倘林生行捷樓船既渡京口更發一急足相聞何如

又

始僕從公在事則皆壯夫視疆而艾而耆不啻萬里計公自此而南滅倭北滅虜直將耨鋤沙漠罷戍守而寢轉輸僕或以完士而分成功殆亦庶幾乎社稷之役班白而後掛玄武冠相與作方外游僊方佛矣

及公嚮用最久結 上知最深先虜伐謀匈奴不戰
而誑衛霍無論已第康莊什一蹠足則皆羊腸未及
手塗不旋踵而廢矣指使之年忽焉已至壯猷謂何
僕以知命告歸殆亦知難而退然此直爲疆場計耳
乃若釋我重負佚我餘年東海之東左輔之左汪洋
恣視赤松白社猶且卑之天睠兩人何熒熒也僕以
犬馬之齒先公者三年公自粵而遺之音視艾視疆
有加無已往公去新都而還故國心竊自盟又明年
當遣兒擇求穀城之詞進圮橋之履誓無僇也

又

陳世潮去後五日復得清漳書知明公孤忠不與之
狀令人扼腕第 廟議果有成算其於轉移不難明
公待之耳肩重者既釋負翩翩然以輕身而游故鄉
每從諸丈人行爲高會一飲可盡八斗客或以酒德
規不佞毋爲放飲人將謂假此以沃熱中不佞頷之
飲復如故內省吾心則皆米糴安得熱邪家大夫進
之庭則又以失養生之道爲戒不佞唯唯然尚未斷
之也海山公歸省且久北上何時公在二境之交迄

今得相聞否聞卽見示幸甚

又

長公宣力四隅功成名遂迄于今始艾而其所未艾者不亦峻茂乎哉不佞先長公艾者三年歲勤使者上及二親下及弟子乃今期日近矣謹因特達之使申不腆之辭長公名實在太常知交傾海內固知爲壽之日脩辭之士如林備在舊知知不以葛絲而棄菅蒯矣長公夙受基履之訓乃今無忝所生昔留侯目託于赤松脫屣者率以此爲口實要以上近用八

百莫非尚父之年今之營丘義無所託故筵中不及進履而以賜履祝之辭雖不馴意獨至矣儀未成享知在優容道昆頓首

戚郎君

令先公墓文老夫固當爲役屬喪仲氏服暮喪且輯舊業授梓人定宗盟譜近屬奄忽踰歲始得爲志爲銘爲祭文爲輓歌爲歌累五千言浹日乃就邊隅多事 卹典未加世無鍾期人琴亡矣藉第令仰秣惡用老馬爲哉疇昔形家者流大言無當公家鼎盛

覆餗相仍彼其倒置之民轉祺爲祲未可知也茲當
大事亟須慎之重之內則家難未夷外則國難未定
老夫翹首東面獨致惓惓它日入薊門願募舊工卽
以此二卷入梓此中則登之集矣故劍安在庶幾得
無恙乎有懷願言萬不及一

王元美

公書浹日三至纚纚然情見乎辭不佞奉而讀之忽
不自知其喜之何從也閩海沔池耳獨奈何擾神龍
而探玄珠哉吳山人遲遲其行六月書始至山人至

則王從事及周泉州使者相繼至矣是時荔枝初熟
輒欲走一介以供客羞吳賊擁百艘自海南來不佞
方在行役遂愆期至此習聞次公高義直吾所願交
驩讀公書知次公推轂不佞者過甚甚則置濟南公
於岱嶽而登不佞於配林卽不佞有胸無心固知其
非至言也今之作者無如公若濟南公以是而列峙
分封作望四岳則可矣俯視不佞曾不能以培塿惡
得與配林齒不佞幼負迂遠之癖徃徃以吏事故不
得從諸作者游乃今猶在戎馬間何敢復議文墨顧

於公家伯仲獨嚮往勤勤無亦里耳期於陽春肉眼
期於國色此心終不能忘耳承示十六絕句不佞首
被溢美之詞行將揄揚下里物色後陳與其潔已而
進之也離齋園詩少暇當具藁就正佛像無宿構者
頃已屬之良工近刻佛氏四經俟像完當併獻戚將
軍當代名將翩翩有國士風所著新書茲欲爲之傳
布不佞將徼惠於作者公許之乎頃從明卿得濟南
公白雪樓集投戈所至日與之俱生則同時居則異
地蓋有幸不幸耳吳山人謂公所論著業已成編

秦薄力於梓人竊自附於不朽辱在莫逆母令楚子
專美於濟南外勒狀上次公願因紹介以入

又

沈生以六月至居數日輒聞人言卽戚將軍發使入
吳僕受書不報則誠褊心人也澤雉自得飲啄其適
可知二使者自門下來被我文采傳我皮毛神益王
矣亟欲汎舟五湖從公爲十日飲屬妻孥俱在痰疾
猶不能忘於懷旣而有事干振網繆不暇亦猶凡鳥
始脫縲鍬終不免於拘攣視彼翼飛垂天相去不啻

千萬明春將挾顧季狂氏從公大海之濱使得一當
門下酒徒則餽糟而朽不憾也往墨卿數十輩相從
三十餘年會閩省災悉爲祝融掠去猥辱徵令謹遣
四人紹介其間尋當結廬黃山躬自經紀其事異日
者上之記室庶幾有所取材今未能也山中稽使人
且久簡畧不端公故知我貧或寬其罰幸甚幸甚

又

江季子將命還報輒有異聞迄今未睹彈事全章僅
從驛書得䟽目耳夫吠日者吠所恠也此猶可言甚

者力詆伯夷溷而魯男子淫則射天者之爲也難爲
言矣藉令吠者嚮應射者蹶張其于天日何損第堯
舜在上纍纍然驅稷契爲巢由不亦異乎要之三尺
之喙彼爲雄五車之載公爲雄彼吠而羣射而耦者
曾幾何時而弁州之天日差長耳將爲先慈微惠不
朽竊計紹介有日布此區區獻歲殤我元孫俯仰增
戚倚廬拜命使之莫重以文辭布告几筵所不一言
一淚一淚一拜者非人子也會家弟暴亡其室稽使
歸程家弟屢空而再遭喪力竭矣重以二媵二女一

且無依卽不孝蒿目憂之無能爲畫公遇家弟殊厚
聞此而戚戚可知頃遣人上書已下大方伯計上
視朝後履既且行倘藉寵靈幸而得命卽遣家弟申
請記室庶幾得一善言寬之徐使君無祿而終詞林
之豫章壞矣讀公詩五章庶幾九原可作副封之諭
不孝亦當勉圖

又

稗官氏狀錢塘君怖柳毅不亦壯哉乃今不用壯而
陰慕人故吾當不免耳彼此皆猶轉燭第安坐待

又

不孝旣孤病視昔滋甚蓋咯血者日一再至寒熱者
月一再至時而病脇時而病心首春屬舍弟奉先府
君狀請公碑必待不孝具書而後發會不孝病甚留
之旬日不得行舍弟不得已而之補陀期以季春旣
望待書于東省如期而至亡有也則又走一力歸索
書伏苦而力陳病狀凡諸情事計舍弟一一能詳先
府君以天年終卽質行無可稱載不孝昆弟猶之乎
景升兒也殊不足以重先府君惟公爲斯道主盟琬

琰千古欲藉寵靈以求溢美庶幾乎人子之心矧公
於先淑人有終譽於不孝昆弟有成言卽淵默守玄
或不容恣屬舍弟百稽首門下不孝出九死而薦一
言惟公閔焉恤之生死肉骨之感也不腆承備在
另狀瞑眩不能具述

又

三太夫作佛事凡七浹日而告終方謝罷諸比丘而
使者將命適至受而卒荼儼若面承西極化
卽其書三車曾不足以當二策皮而奉之方丈室居

然作百寶光五濁界悉爲清涼自二三兄弟以下可
知矣南粵之飛騎猶白馬也舍人豈玄奘邪二仲聚
謀勒石肇林以代貝葉誓將與四衆共之比來亦已
斷葦留一開士作華嚴社懼方命而稽使者謹布狀
陳謝附之先行重以多儀越在方外無以爲報獻歲
尚當專達後此則來王有盟矣次公西行計程已過
嚴瀨瞻望弗及悵如之何頃附舍人伴行將求密義
行止遲速惟所命之公所命兩觴或以相調兩人者
皆白首寧復不相知心邪異日者當盡面談不具

又

西行秋以爲期成言具在幸而不爽不佞二三元弟將之巖瀨以逆榜人聞長公欲避東省而間出餘杭此則東南一蜀道也卽車煩馬敝勞將不勝要以深入冥搜一開混沌山靈望此久矣所過山縣可當蘧廬獨昱嶺以西當卜一山家以需卽次倘然仲秋命駕二五之夕胥命白嶽之巔亦一快也

又

上修先伯父卹典舟車畢集祁連二三兄弟竊附子

行風敦世好旣不能一酌墓下復不能走蒼頭奉赤牘侈曠典以愜懽心夫豈自絕乎哉二豎子祟之耳願家弟病殆自昔歸咎新阡遂受命形家決策改葬百日始畢纒裡勞悴不支日與二仲言長公自弁山起矣寥寥聞問無寧以北山見猜承專使將命函中纒纒宛如宿昔一聞次公起色若懸解而心始寧嫂夫人少安子舍具在計當勿藥公方神王卽金馬不啻陸沉况三老受恩最深今茲禮數尤特律以施報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公第安之菟裘未爲老也

不佞倘不卽世願攝五湖而屈守之大宗伯公用情
肫肫愛人欲加諸膝比來蒙我所不諱繩我所不羈
彌縫我所不周推輓我所不利懼干物色者之心而
未敢言卽未獲我心德我多矣于時久淋害麥斗米
百三十錢接壤同災分部遏糴今且傷稼淫雨必亢
賜乘之杞人之憂不在四方而在八口幸 高廟之
靈足賴願公等發一奇以救目前騶奴受倩乘使往
還懼以稽程溢價二詩未及酬和姑俟徐徐玄端白
蒲服在玉童比年竹枝麻衣儻然者去之久矣懼不

布
共命一切拜嘉異日者從白下游可先羔鴈二狀另

又

歲內啟事已具發使再行動勦相乘三發三寢歲事
更始倏再浹辰將携季息入成均先是詹尹以公裏
言相告故爾猶豫黃公瓚奉尺一至諄諄然欲推之
輓之林下一老秃翁放之長林豐草亦可自適其適
矣寧復能易麋鹿之性被周公之法服乎哉家弟痼
疾纏綿阿嘉亦嚶吐噦二仲一寒如此承公憫念及

之婁江之行萬不容已俟其小愈而後決策次公集
已成否倘得公所爲狀願效區區 建本之議云何
海內望此久矣藉令南宗伯入扈四輔願公爲 高
廟夷夔瑯琊太原二郎君竝以舉首與計偕赤幟誰
牽第一越在草莽日幾幾望之不腆附申然一失而
再舉矣

又

使者將命自婁江敢不唯唯適家弟病甚旬日不粒
食而不饑亟歸里中臨視之日特米飲人參湯各二

杯耳然邪氣猶在或得少延倘藉寵靈雖加一日愈
于已使者主於索文報命姑越信宿籌之先師出大
家竊計諸通家兄弟猶然饒溢翁晉翩翩佳公子也
一寒如此哉丁元父已行境內莫爲地主二三君子
臭味差池未同而言夫夫所赧弟值凶歲八口磬磬
不供無所逃罪翁晉事公如父執而尊公若神
明卽不能望仲宣而公之汲引不啻中郎工矣茲圖
一嚆矢而復入公其念之

又

邇從南中知厚者聞長公用力於所不能舉用情於所不及知弟則何入得當葑菲蓋千古一遇矣弟衰年重聽卽不避推轂塗枳不前借曰厚顏胡爲乎復玷白簡自今願置之齒頰之外匿我瑕疵卽蓬萊方丈未必能從長公游乃若相待于黃山白岳之間或相求于三江五湖之上幸有餘力矣所不由衷者司盟棄之孟竒爲南海珠胎固當徑寸始至未及相見近始傾心其言嚶嚶大而有所當公覲非其敵也長公故自辨之頃從余納言聞次公家君之變名家主器

胡遽至是哉長公遞在衰麻不啻失手足之戚古人中年憂傷之懼幸善自寬茲與龍君御胥命嚴陵埃仲嘉歸屬之携季兒入監計當嗣布不盡願言

李于鱗

僕留滯吳門茲將復過元美爲布衣十日之飲聞足下亦在行部計當還武林四月中旬或得把臂湖山間耳足下主盟當代僕猶外裔惡敢壽壇坫哉顧喁喁內嚮業已有年旅幣無方寧復閉關距我也拙藁三冊謹譯而奏之乞解其椎結破其侏僂示以中國

衣冠文物之盛不然荒服無敢至者矣先太父母墓
銘幸得卒崇已求貞石購良工待之

徐子與

不佞爲汗漫游將依公爲東道主留滯吳下未及相
聞茲有事具區相去只尺山靈待公久矣公寧亡東
顧邪敬逆榜人相與信宿同行老顧山人季狂張太
學幼于也由此而泝若雪探陽羨諸寺願從公杖屨
後公豈有意乎謹介役夫待命門下之具

又

往年二三君子畢出草澤寥寥不佞獨被短褐荷長
鏡冒然爲二三君子處守自惟菲薄惡能愉快勝任
乎八月錢塘觀潮乘西風入歙浦忽忽歲暮復爲白
岳之游春來負笈天都假館浮丘翁所賓客問謁一
切弗通屬內氏病羸歸而臨視使者至與行會不佞
幸哉郢中不佞舊游岳時湘靈望公久矣他日抵掌
膝席屈宋在焉顧不佞方避公卿貴人未能操杖屨
從公耳新詩愈益入細把翫可以窮年不佞近藁悉
留山中未遑就正屬有事湯藥志亂心煩跂望天南

無能致一語春風載道勉矣加餐不具

又

鄙人幸釋負擔逝將白首子舍卽平生蒙詬多矣庶
幾繇此一洗之得請以來未嘗不欣欣自快於時倉
卒就道卽莫逆如二美不遑贈一言以爲華得足下
新詩四章揭之庭內不啻賜爵而被袞昔敬美自謂
得一言於于鱗相印可解然則足下之賚鄙人者侈
於于鱗遠甚藉令鄙人不敏視一戟何如相印哉

又

王仲房雅不下于鱗元美而惓惓獨急使君且謂當
世之善與人交無出使君右者往年還自塞上輒欲
躡屩而西入閩獨資斧不充乃復罷自念老期奄至
及今猶足爲公子侯生過此未之或知安敢自後今
行矣不亦矍鑠乎哉往不佞嘗謂使君遇客多用情
寧復爲客紹介仲房自稱節俠計無他腸願分一席
縱其高譚則善矣有懷未吐尚需嗣申

又

不佞病且三月迄今未平七尺僅存空皮骨耳使至

霍然有起色誠不自知喜之所從來重以多儀何可
勝感病中每一念及文墨病乃益深乃今百日有餘
屏毛錐子久矣承以子相武夷祠碑見屬不佞安敢
望元美哉矧今以藥物爲餼糧不避方命幸不卽死
當以歲莫爲期恐不免負諾責耳郭生感公知遇不
啻生成乃翁泯泯九原賴公不朽矣丘君非一簿材
惜小其用第析薪狐父殊亦未宜藉能爲尺蠖屈信
矣力疾陳謝不盡願言

吳明卿

丁元父居鄰邑日望杖屨東游公則以無煩東道主
辭焉迄今紫氣猶隔三天子都矣敬美卽世長公不
免過哀不佞將赴白下慰之然後赴婁江一哭聞公
來視卽君入試相遇亦奇適季兒舉孫濡遲未發旣
則祁寒且至衰年惟恐不勝聞之都人士言公不果
至計期星聚竟作參辰獻歲當更圖之亦未可必楚
使奉書來命楚然空谷之音疏文大奇前無古昔江
南歲惡斗粟不啻百錢千里磬磬糊口猶將不贍魏
國就木臨淮召入有年司馬司徒二公難與語此俟

注南明尺牘卷五
歲之稔庶幾共濟者有其人亦人謂公將爲白岳之
遊誠願掃除壽宮以待齊省君還報紹介以
聞有懷不盡

王敬美

昔吳門陸氏並起學士至今誦之當此時去古不遠
藉令超乘而上庶幾乎復古不難彼率沿於波流卒
未登於彼岸遂令嚶嚶之士或以此求多焉 明興
以來去古遠而復古難矣獨李獻吉建招藩而齊步
伐徐昌穀亦自吳起赳赳然卷甲從之 今上時則

公家長公若于鱗部署海內文事足下以吳門年少
遂驟乘於二君子之間具日畢力齊驅陸氏猶將避
舍何事自穀僕幸以通藉得習長公乃今猶在牛馬
走中恨見足下晚耳僕起家草野未嘗習先世之業
游大人之門北入宮復依依不能去日所事事非錢
穀刑獄則土地甲兵其於就荼何有疇昔之志一切
棄而不談誠知秉羽先登固非吾事長公謂僕足下
獨多僕而亟稱之昔安平君用兵如神顧乃置卒上
坐而繆爲恭敬足下蓋用此也昔人以遲暮力學亦

往往成名僕幸得弛於負擔當治任公鈞具以從伯
仲竊計垂老之日皆受教之年足下奈何距僕也家
弟貫迂狂類僕獨病孱弱不欲強之讀書每聞人人
稱足下名輒赧然面熱芝蘭蕭艾其叢生較異寧詎
同乎備在通家遂緩頰至此高明幸無督過何敢復

言

又

僕業已約顧山人將從夜雪爲公不速之客屬有羈
縻僕未能往而山人亦不果來市子學仙日視鹽米

不暇則其言然哉春水生榜人或不避我公固避世
寧復避人由此而東則謁李君近矣明卿猶然不調
且聞將乞骸骨歸吾黨翩翩誠難獨立無亦潤色太
平諸儒咸在惡用雕蟲猶今以談之僕釋事晚矣遺
詩鉅麗奪人目精僕無以爲酬非直病冗亦苦難耳
惟高明照察不盡言

又

始聞公使秦尋以藩大夫蒞江右夫近臣不外補使
未畢不徙官執秩皆破常律以待公則以非常之士

目攝之矣顧衣緋衣擁黃蓋坐對匡廬殊於公不薄
有味乎達者之言目攝者其奈公何公行矣

又

子舍翱翔庶幾天放往年二豎見拒則其餘僂與不
虞禍及先慈大僂至矣頃之家弟暴亡其室而不孝
亦傷元孫毀瘠餘生僅僅未滅乃今復抱未疾而家
弟亦病如曩時願長公爲我招魂唁問遞至重以次
公發千里使賁我屈廬大者真及几筵先以九鼎次
者念及昆弟示以腹心卽其緒餘業已充然盈篚自

惟昆弟薄劣無以重先慈間者一二親知哀我罔極
禮先擯詔言人人殊不啻穢死者以衮衣而飾生者
以琬也及長公哀辭一出猶之挾明月而茂衆皇乃
今合以墳麓皎皎乎月重輪矣先慈所託以不朽者
于是乎在綸綍然乎哉昔歲家弟東歸拜命之辱歸
而幸聞次公裏言矣不孝逆其不從當今之時羣飲
而囂遇一善飲者四坐爲之睚眦無筭爵行或掣之
肘使不得舉舍爵而去或积之足使不得行次公始
一舉而灑如寧遽信其舍爵去也從公家使者始聞

公轉監司主爵故不以督學溷公毋令益以此媒忌耳尊人之酌六齊不盞而醴要之醴茶已良惡用盞也遠聞子與卽世公悉爲之部署中外而全歸之藉藉義聲此皆吾黨分內事不敢以是爲公德明卿相去密邇聞將有事弇州也果然乎不孝次息女旣笄家大人主盟以是月歸矣卧病坐冗報荅無章高明亮察

又

在閩次公起閩屬黃舍人寓書者再其一勸駕其一

爲嚴瀨之期行者稽程卒皆未達聞諸道路信人已度玉山時方大會肇林追送弗及歲杪長公使至儼然將貺命之次公旣迫膏秣不廢匪頌懷昔撫今津津然而齒犬馬望三山稽九首不啻面承使者東歸無繇陳謝歲當大比較士爲勞時而周巡卽一介不能特達妻弟以材官守閩者爲蔣元均彼方待命會城庶可因而紹介三原公相矣再不得請且行長公高卧自如計非蒲輪所能致翩翩連茹計必緩長公而急次公旣畢賓興指南且依北斗矣秋後將挾家

弟尋來王之盟計得從容弁山爲十日布衣飲誠願
次公應召與行會不亦天幸乎哉有懷願言不盡觀
縷

陳玉叔

頃走一介起居悉屏不腆顧厪溫辭相報有如面談
近與龍君御胥命嚴陵作十日布衣飲黠然而別不
遑奉書已屬通名致意嚮往驛傳廷尉之使至誠如
所聞自方伯視之則已淹自內史視之則差速耳于
時不遺草莽貺命先加汲汲之謂何不佞非其任也

南中計與王長公朝夕出入真平生驩入秋携季子
入成均或得爲郊關之客蓋待舍弟仲嘉未至故遲
遲耳六石銘有諾責謹稽使者補之竊欲勒之石而
附之銘懼無能一當不朽率爾私布不任主臣

又

自不佞領鄉書不入金陵者四十五年矣屏歸故里
寤寐新亭屬季兒入成均誓將挈之以往幸二三君
子且至明公復以修禊爲期一再申之神冉冉先馳
矣三筮日將發會弱弟之病益深急在鷓鴣不容愁

然遠出老妻舊疾亦作狼顧不遑坐是遣季子先行
不佞逡巡未決儻俱無害則以閏初一哭元美由丹
陽入金陵下雉上蔡二公能一留之否襖事往矣宜
莫如登高栖霞牛首雨花臺燕子磯諸勝什倍龍山
無論山陰道矣時不再至願相與圖之

李本寧

太史公入秦不孝引避子舍驛聞稍遷督學海內方
膾炙丙子錄文卽蔚然爲公緒餘何能握管而窺萬
一不孝負疾苦塊毀瘠幾不勝喪閔焉善視之則惟

良二千石在自惟不類何繇皆得楚邪聞信人且入
夷門大梁幸甚使至始知封太公卽世公且不繪而
哀太公壽考阜昌當世無兩公以聞孫而及踵武屈
然不廢孝思世德信而有徵猶復咳然而命不孝不
孝辱甚卽力疾未能倘藉寵靈幸而勿藥異日者將
爲太公立傳惟以不敏寬之篚幣精竒敢不拜賜乃
若西方衆妙不啻莊嚴公或以不孝故嘗喜談乃今
舍業久矣元美竒遺羽化非難常期不孝東行委頓
不果敬美積薪屈下茲幸代公公固高時擅場非敬

美殆難爲後耳婁江書至亦將戒塗使者懼稽程倉卒布復荒迷失次不任主臣

又

大司成取道大梁謹布狀專達頃之喪我弱弟皇皇然如三年喪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家徒四壁一無所遺不佞歛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蓋不遺餘力矣孤既卽次仲嘉始入大梁聞分部徙江西不啻二缶鍾惑仲嘉未及稅屨公已奉檄而南計目下中原復掛多口芒芒宇宙卽一良史不能容不佞故非禰

心聞之怏怏卽吾曹不能一舉千里寧能局趣放牛馬走邪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公家龍德當如此矣屬何主臣入郢代訊起居敝集梓之金陵入秋竣事今之玄晏非公而誰外亡弟狀併上之徼惠一覽不腆另布均乞鑒存

又

天喪斯文弁州卽世鄙人糟食之餘苦耳避道傍而下無蹊攬者猶然及之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惟公碩果久困積薪吾黨率以文窮其操術左矣顧彼之

自彼於我何如損邪弇州集成屬鄙人序幸一當刮
自亟索鄙人集序之第覆篋所遺荒穢不治俟病良
已思去什七而留什三歲月坐馳一舉百廢乃今顛
九天擗九地安得弇州聞其飾巾待期亦嘗以此快
快惜也獻歲盡發故篋屬門人輯之無論良苦短長
裒筴六十方在校定將授梓金陵將就僮般一引繩
墨今之宗匠惟公擅場擬遣弟子挾筴中原待命門
下公家封樹之役併專達之迄今凡十浹旬猶未就
緒舍弟之病滋甚暗不能聲相彼在原我心孔棘公
以情深厚視肉骨猶賢毋言及之相嚮泣下右轄姚
君侯古之遺愛專訊有期相見幸爲先談敬謝不敏
妾妾另狀幸鑒存之

喻邦相

頃介俞生通名什一未盡悃窵屢使專報疊疊無慮
千言適以灼艾鍵關裸裎偃卧旬日矣拜命之辱瞿
然正衣冠受之目未及盡睹手未及盡披滿坐薰風
意揚揚有起色藉令內熱有若飲冰明公睥睨滄溟
網羅麟鳳顧折節不佞班諸作者而自下之卽溝漕

易盈惡敢以不虞自侈薄投厚報義無所辭一筵二
篇不啻瓊玖豫章林立豈不多材要以浮彭蠡時匡
廬明公無兩矣故人余德甫亦習二王比年聞問寥
寥今無恙否彭稚修輒軻終世無復憐才讀明公詩
爲之太息金華岩洞諸勝恍若再升第以精鑿而視
糠粃難爲前耳胡孝廉元瑞數與家弟相聞元瑞材
故竒亦僕所急春秋鼎盛何哉不與計偕願毋負俗
爲名高公車待元瑞久矣王長公游方之外僕未究
其所歸第生平以長夜自豪以終古自快乃今屏首

酒不御華諸古器名三丈夫子分授之卽履妻子蛻
髮膚皆其所優爲也聞長喙兩及之今寢矣宋太史
詩家弟得之宇下布衣方堯治堯治亦世其家學蓋
汝陰方太古孫長公序云老書生失其名矣堯治沾
沾自喜僕願去老書生三語易其姓名何如俞椽以
椎魯受知真盛德事僕之白屋且壞敢竊比丈人烏
邪詩扇置懷袖中負疾未遑屬和胥後令異日者奏
之

又

君侯東矣秋寓俞公臨一其猶未達邪札中期以
獻歲戒長兒代起居兒方命黜而女於吳遲遲未發
歲之杪袁非之奉履善歸間榜人失期竟與只素
左矣吳使將命筐笥申之重以贈言一章光風在握
直將礫百朋而瓠九鼎沈痼爲之霍然宇下失一莫
生殊自可惜不佞兄弟留滯病鄉蒲柳桑榆迴風落
日且迫海內窮交落落獨猶以一眇先之瑯琊
二公不遑聞問又矣長公能抗再疏否乎第恐
北轅在門遊方之內自今始或當勿藥有懷好

音于時聶仙翁客太函雅能以一七肉骨儻然有意
幸以相聞此中方缺監司境內願得君侯當臬程書
且上資適逢時假令天幸境內而得君侯五陵六郡
大有造矣

屠長卿

當世稱人文者首浙稱論著者首四明乃若都命世
當名家則信足下蓋自足下始通藉業已從都人士
得公名比居由拳從梓人得公集既又從沈太史得
公品從王弇州得公騰驥滅沒之材疇昔有事弇州

公拜蘭臺命矣弇州盱衡東顧則以其蕭爽見竒不
佞竊竊然然之其殆未盡要以典謨風雅不恃偏長
鍾呂干旄不出一律羅則星斗瀉則江河國士無雙
則足下有餘力矣私心嚮往願宰多財郡司理龍君
御還新都猥辱提命榮施袞琬疊疊千言重以陽春
洋洋盈耳不棄不佞之不類引手而登之壇坫之間
田安平復七十城西而事一卒蓋此類也否則公
非延陵相者寧用舉肥為哉家食以來都使絕跡聞
公方中彈射人人願得貝錦而車裂之不佞竊以為

非常之人宜必有非常之事彼已之子豺虎將不食
其餘天飛泥蟠不失為神物何以故非常故也于時
沈嘉則見客擬附報書傳言足下為逍遙遊終不易
徐徐而從悻悻既聞稅駕紹介未遑竊計入秋故與
弇州有期瀕行將發一介行李待公西湖之上筮日
得八月之望將帥家弟而東不虞仲氏病孱肉削足
痿跬步不能發矣君御方急足下特走詹生執輿於
虎林惟是黃山白岳之靈待公久矣不佞二三兄弟
欣為執鞭夫以采阻一區誠不足以奉車轍第白雲

紅樹秋色宜人十月之交卽一舉趾一寓目率皆良
工繪事君御楚產方作宋玉之悲願足下挾浙江潮
乘興而至霍然解之亦一奇也詹生奉使行迫未敢
以幣交長歌未廢尚需嗣響執手伊邇不盡願言

又

虎林聚首契濶少紆于時徒以于喁相承形骸相索
旣復離索四面惘然錢唐入舟瘴疾復作歸而掩關
伏枕亦越三時雖郡縣大夫里社父老巷車戶屢跡
不及庭蕪之家弟里居亦以二豎作書嘲秋原上客

不免憂生之嗟疇昔壯心不啻銷亡過半矣胡生將
命入境則足下五七月書疊疊數千言大闡函三爲
一之教不佞蓬心未翦寧詎能相悅而解哉竊惟三
教區分自成周始本之三五以上天下爲公大道之
行要皆無爲而化卽七佛迭相持世未聞有所建明
震日閭浮淳龐自若殷周茲降禮樂乃興迄于末流
以文滅質故玄元反本敦始載清靜以寧壹之悶悶
醇醇亦猶行古之道也仲尼北面尊之曰猶龍至矣
佛居西極未始與中國通老氏師之孔氏聖之宜必

有概于中者世儒爲政絀黃老而迸瞿曇殊不知寒暑異時燥濕異地夏蟲疑冰篤于時者也越距章南局于地者也大時不齊大方無隅固爲是規規乎要以通時變協地宜則吾儒之資也足下經世出世之論誠有味乎其言不佞何知夫道一而已矣老氏之求長生釋氏之離生死則各以道術裂之裂之則亦一術也非大道也義黃之在有天下能仁之普濟衆生經世則其優爲視席徒轍環無讓矣乃若龍德屈伸浮雲富貴謂非出世者之爲邪昔弇州有言以老

氏治形佛氏治心不佞足之曰以儒者治世亦此意也但治形治心不足以盡佛老顏子王佐出于心齋坐忘殆亦相爲用者耳藉令探之無始則佛統其中鎮之無名則老返其朴施之無方則儒適其用淵泉時出參和不偏三極大中之矩在是矣夫是之謂至教慎勿以言語文字求之徂暑昔有異徵頓示其狀兼聞大有著作業已成一家言倘然出而私示之庶幾振我龍蟄聳元美胥命於白岳乃復更期於仲秋茲將發使申之但得許可願足下建一庵從南海至一

時與國或吳明卿李本寧徐茂吳其人吳生大不得
意于海陽願賢丁元父者不絕口其人長者惜不能
具資斧祖之龍君御不復相聞聞都人士多口未息
是冬入補未爲愆期白榆藁已屬程氏兩生梓之病
起始得詮次尚未卒業大約入梓者什九逸者曾無
幾何宛陵葬期尚未主卜不佞行年七九是歲憚於
遠遊足下會葬何時遲速惟命

周國離

自昔稱相知者不必生同時居同城也或千古而神

遇或千里而神交聲應氣求于喁偕和猶風之噫窾
鶴之鳴陰吾黨其庶幾矣不佞索居荒僻僅從海內
耳視使君頃得露布一章則又以耳臣目浮所聞于
何矣屬方生入蜀冒昧通名不自意得當使君相視
莫逆猥云嚮往有日直將加章甫於越人傾耳下風
汗流浹背竊惟詩書異教升降異齊風雅之變極于
唐典則之貽窮於漢 明猶盤古玄黃載分稱詩不
謂無人比事難與道古使君之詩不概見頃從方生
懷袖一見之二札加遺宛在三史二京之上前途九

萬將負青天顧俯而比翼鸞鳩有亂群而獨耳不佞
結髮通藉中歲服勤頃家食十餘年困於二豎有志
未逮司命殆將錮之歲月坐馳偃蹇待盡經國大業
端有望于使君雅聞西極至人願卒爲弟子

又

姻氏方景真行三拜使命之辱其程萬里其貺百朋
其書累數十百言其以同氣于喁殆相求于千古之
上鄙人慳慳耳明公直以爲芻蕘也者而周詢之自
南粵宗增城具曰盟主公家隱君子能自得師譽之

北面猶龍龍德有在鄙人中歲學道黜聞見而反吾
真或振之以說鈴揜耳而走旣聞高義敢不服膺昔
龍門具良史才未必聞道仲尼弟子亦旣傳之矧今
重使在門景真程督日至卽支離寒淺猶將效槃礴
而擬形容信宿藁成恍然自失藉令秉彜好德小知
無若大知方之龍門無能爲役固其所也左傳節文
䟽略其引先成今並奏之願受繩墨西隣多警 廷
議推轂明公于時全蜀底寧恐臨邛非可安枕鄙人
爲吾道計不欲以戎馬易詩書爲世道計舍此其誰

也家弟病篤且深不能力疾具啟鄙人爲之專達敝
草將就梓四方收責者闔門重以景真趣行不遑肅
布

又

西來材木堅碩隆重密緻多文美之美者也明公齋
以不朽侈于高名異日者得全要領而就之不卜而
得真宅矣汪丞雅出門下知使君推輓居多卽老隅
有二天矣承示新著鏗鏘乎振古之音送徐司馬公
一篇不啻流商刻羽弁山已矣直將秉羽而入中原

雲土李本寧其敵國也時方俠少爲政厭常喜新文
避兩漢而趨六朝詩避正宗而趨接武一倡群和浸
以成風賴二三作者力挽之猶懼勢董不可亟百
朋類鈔一叙似開駢儷而備齊梁極知大方無隅直
將游戲三昧顧明公方爲時人耳目視聽于是乎取
衷岷嶓在西澄清自其源始鄙人曲士目睫三隅倘
然以諤諤見容斯文章甚

陳達甫

辱徵勸蕘僕將索之行李顧車馬頗敝莫能構一辭

遂令失長者之期且有諾責渡淮始能屬草就舍輒
出示方定之云者數以挾策爲難不果持去徵君以
才富傾郡而鄉曲小子乃欲侘室家之好擬議其紛
華顧不能履其闕中徒空語耳恐徵君以然諾督過
謹治狀介紹使君奏之遲之數年或得循墻而進倚
戶而立當操觚而更筆削尚庶幾哉都下接廣陵朱
君稍得聞其緒論辟之蛾眉姣服薌澤紛然宜見之
者自挑心愉矣借使沉水落川要之自有天然者安
事冶容耶今之談藝者以唐爲官此直離官耳要之

未央長樂有漢魏在不識處守者以爲然乎行之日
幸公步趾贈言情義深厚則固已著於心不具論之
今臆見如此

又

自不肖入閩汗衣蓐食五年于外其間艱難險阻每
欲對公抵掌盡之公固食霞人也竊計腥膻之口公
所厭聞比受公饒歌五章黃岳八什乃知公未嘗棄
不肖非以其臭味同哉不肖自束髮入官四方之事
皆分內事顧解不任烹錐不任割其材則殊乃今委

質鑪錘之間何敢躍冶雖努力從事謂不任何其少
侍諸長老游儼然責不肖以經世之業竊自意華不
式事猶得自比于瓦缶鋸刀願待罪行間弊弊焉心
與髮俱短矣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固非虛言且今之
作者如林大都鮮專一之效懸書而出謹然鼓行當
時猶或姍笑之其何以稽古人而稽後世公當季年
業已精而神方王龍淵牛鼎非公任哉公有子仲魚
翫體多大節觀其所稱載恍然奪人目精蓋汾水之
精豐城之偶也吾家二弟多口談天顧獨折節公門

而兄事仲魚謹甚兩家父子兄弟豈必婚媾而後肺
腑哉累得仲魚書屬不肖爲嗣母宜人立傳疆場之
吏又安能文舍弟則以宿諾三年日請不肖爲之地
命燭具藁輒授整子行誠自知其不文直爲舍弟修
已諾耳假令他日授梓願更進之新詩三章聊供坐
客行酒束帛青素二事願爲公製鶴斲謁武夷君倘
然肯來當勅玉女飯青精以待

又

猗中溽暑不侵亟欲置丈人于冷風之閣聞丈人方

空五蘊覽四禪清涼在坐視此不啻蟻垤何問祝融
入秋有事清齋一切屏酒肉恐坐不飽未敢以勤丈
人八月下旬涼風起土囊之口灑塵清道願駕牛車
而西此中亦山水一區不可無文人之迹故也遊城
陽山記聞丈人業已見之諸詩亦成所不者二章俟
目眚稍卻他日具陳民璞又復解官吾黨得一良友
幸甚幸甚

又

挾筴入山業已踰月丈人有成言矣願御光風翔天

都也不佞蓋日望之

又

仲魚且行力請酒星亭記昔嘗願爲丈人賦八十韻
因與伯宿有成言懼將失期首從事爲汲汲猶之薛
人德孟嘗君甚惡敢不共無用馮驩推牛業已先合
券矣顧徵良納苦其如力不逮何幸求刀筆文錦之
華將爲無鹽粉澤是在元季不佞不敢知宵中後願
結同盟先爲賀客嚆矢仲魚旦暮歸否不佞日望之

龍君御

肇林遲宰公不至聞十有七日命駕鎮中無亦急顯
者而遺隱者邪顧隱者不敢覬干旄以爲榮幸得須
臾酬契濶而已行後乃留解衣之惠得席輕煖良多
隱者已敝黑貂賴有此耳兩郡部事方急終歲果能
一歸否乎隱者僂僂禪棲自今持戒避葷酒矣史人
索書報命謹勒狀布之屠長卿雋才于此一跌故知
其窮而益工第近日諸作者薄骨力而競風神又將
浸淫乎輓近此不可不亟反也宛陵梅禹金少年崛
起其才可與長卿並驅公暇當一過之

又

屏跡幾二年所當出無疑蔡掾于今始行計此轅須
獻歲乃發歷羊腸而趨大道不亦恢恢乎哉僕負疾
經年欬血滋甚遇寒則鬲中不利不無憂生之嗟獨
諸草多逸亡未遑成集將若筍之環堵爲一家言二
豎陸梁不能就緒或天護其醜有意覆之乎行間二
卷具在竟以久疾因循新詩鍛鍊精嚴愈益深造五
七言排律才氣逼人昔嘗以中權待君侯此真師中
長子也江浙一二州皆地惡獨滁和廣德爲宜儻然

奉檄而南取道錢唐一遡嚴瀨亦一大快事王長公
夙有白榆之約秋以爲期僕欲訂明卿本寧長卿茂
吳元瑞諸君脩西園故事會長公有事堂斧茲復下
徵書計不果矣疾甚卽作此書毛穎凡再三廢其情
狀可知

又

自君侯之辟雍書四五上公遠至習聞起居往往以
禮法納忠而君侯不羈猶故也公遠耳語乃得裏言
但博一省郎卽撮一丸泥塞武陵谿口審如是不亦

翩翩乎豪舉哉宜其聞不佞言直蠅蚊耳竊以君侯
非曲士非偏才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宜無不
可藉令爲龍蛇也者寧能雷奮而終螫邪必如不佞
衰白之年雷收聲矣知有夜水而已季兒無競欲遣
之橋門則以舐犢之私不欲寘之太遠茲已赴金陵
矣舍弟道會將彈鋏都市中入夏始成行計入秋乃
可息趺道貫幸無恙然病日深不佞坐此不能爲白
下遊仍作函中躡躅耳公遠北上不佞方爲季兒治
裝僅以尺一相通不遑布幣平生屬草業已屬劉生

部者之

胡元瑞

頃就沈純甫遲足下烟南樓九之日就喻邦相遲足下二高峯之上竟闕面別悵悵于今往訂春遊之期則胡總戎爲東道主其冬總戎報罷計涉海爲難是秋與王長公有來王之盟竊卜一把臂于嚴瀨蔡生至得尊翁暨足下問遺德盛而禮恭辭溫而幣重不佞何修得此往年祇事淨土歲杪乃周生得及耆遂勤四方之客迄今猶僕僕也家弟善病日甚方抵長

桑君而卽圖之蔡生怏怏而歸莫能供其扉屨來詩溢喜而多譽不佞卽何以堪冗奉報章主臣無任

又

屏屈幽谷足下振以楚然之音留滯市廛凡六浹日相與上下千古左右百家定是非攷同異挈廣狹辨瑕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則儵忽之所未鑿象罔之所未探夫是之謂希聲是之謂冥合老夫憊矣何脩而致此哉乃若命酒徵歌登歌游衍相索于形骸之外相從于溟滓之初庶幾物我兩忘各適其適

而已自後戶屢相及收責者急于催科幸而暑雨及時祝融避舍不佞兄弟日惟高枕田中適從酷者辱問遺卽八行且重譚矣幸睹新梓吳豈越班乎計秋分毒熱未蠲榜人無敢干酷吏婁江絮酒當在八月九月之交先期計必相聞願得郭有道仙仙俱徃耳士能榮已拜賜未得及知酷者行色不遑報書老夫代之寄聲外有私布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五終

五終

